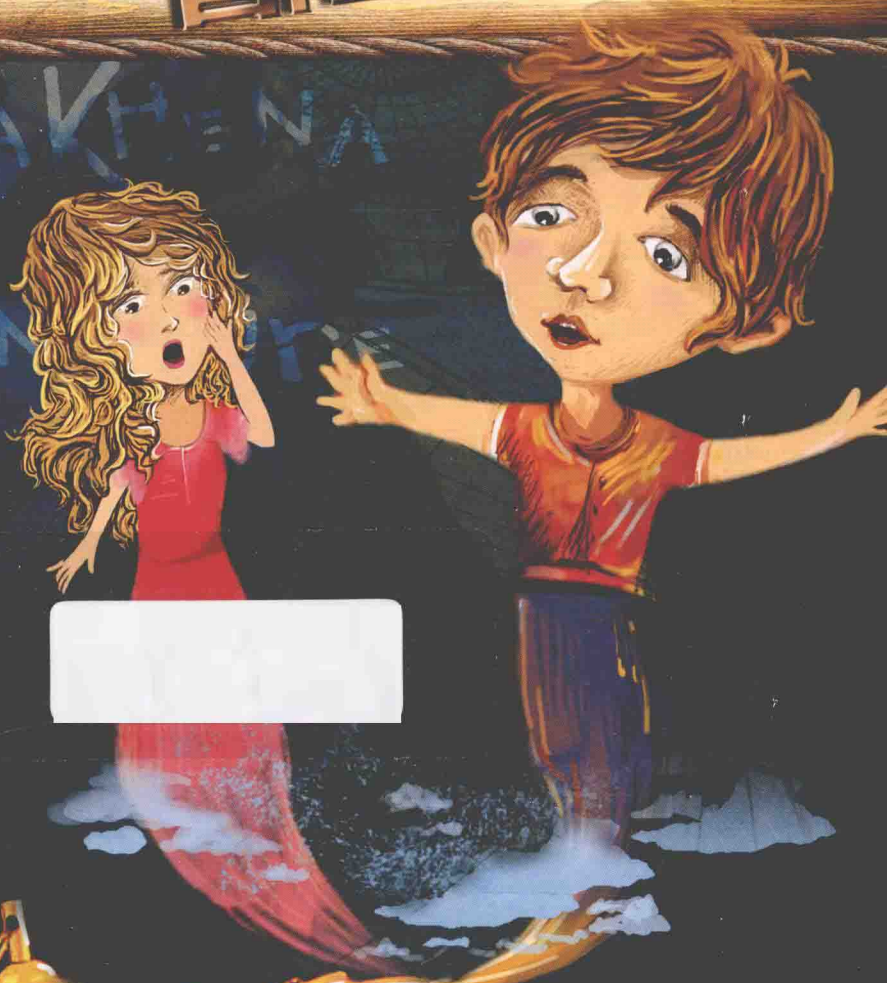


灯神之子系列

阿肯那顿 冒险之旅

[英] P.B. 科尔 著
殷宏伟 郑玉荣 译

THE AKHENA
TEN
ADVEN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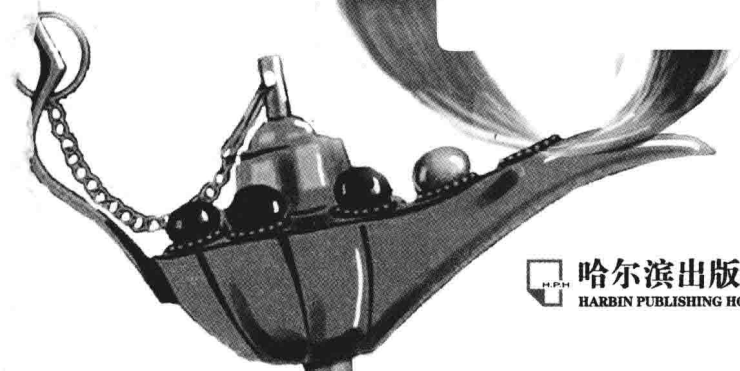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灯神之子系列

[英] P.B.科尔 著
殷宏伟 郑玉荣 译

阿肯那顿 冒险之旅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2013-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肯那顿冒险之旅/(英)科尔著;殷宏伟,郑玉荣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1

(灯神之子系列)

书名原文:The Akhenaten adventure

ISBN 978-7-5484-1687-6

I. ①阿… II. ①科… ②殷… ③郑…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9432 号

THE AKHENATEN ADVENTURE: Copyright©2004 by thynKER LTD

书 名:阿肯那顿冒险之旅

作 者:[英]P. B. 科尔 著

译 者:殷宏伟 郑玉荣 译

责任编辑:路 嵩 张 薇

责任审校:李 战

装帧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231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687-6

定 价:29.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阿肯那顿冒险之旅



- 序言 地球上最热的地方/1
- 第一章 给狗改名字/4
- 第二章 看牙医/10
- 第三章 生死边缘/18
- 第四章 很多变化/27
- 第五章 尖叫声/37
- 第六章 失踪的巴斯杜夫妇/44
- 第七章 宁录/49
- 第八章 罗刹魔先生/61
- 第九章 灯神/68
- 第十章 开罗/80
- 第十一章 变成骆驼/88
- 第十二章 灯神是怎么成就的/96
- 第十三章 初次使用咒语/106

- 第十四章 脚丫变成蓝色的孩子/116
- 第十五章 阿肯那顿/127
- 第十六章 第三个愿望/137
- 第十七章 蝎子/154
- 第十八章 年轻的访客/163
- 第十九章 蛇与发带/174
- 第二十章 被封到瓶子里/181
- 第二十一章 古埃及灵气权杖/190
- 第二十二章 第六十五号展室/199
- 第二十三章 阿肯那顿的回归/211
- 第二十四章 在波特兰花瓶里/221
- 第二十五章 地球上最冷的地方/228
- 第二十六章 结束语/239

阿肯那顿冒险之旅



序言

地球上最热的地方



这是埃及某个夏天中一个炎热的下午，侯赛因·侯赛特和他的十一岁的儿子贝克什，还有他们的狗艾芬迪，在开罗以南二十英里处的沙漠里扎了营。他们像往常一样，正在非法挖掘一些历史文物，准备在他们的商店里卖。沙漠里除了蛇、金龟子、小蝎子之外，就没有什么会动的东西了。对了，远处还有一头驴，那头驴正拉着一辆装满了棕榈树叶子的木车沿着一条沙土路走呢。除了这些，四周一片寂静，一种使人感到灼热的寂静，偶尔的造访者几乎无法想象，这片由贫瘠的岩石和沙子组成的不毛之地竟会是埃及最大的考古遗迹的一部分，大量的遗迹和珍宝还埋藏在这片不毛之地的下面。

贝克什很乐意帮助爸爸在沙漠里找东西。可是，天太热了，每隔几分钟贝克什和爸爸就得扔下铲子，回到路虎车里喝点水，在车里的空调下凉快一会儿，才能再回去接着干。这工作还很危险，因为除了蛇和蝎子之外，这地方还到处是隐藏着的深坑，人或者是骆驼稍不留神就会掉进去。尽管危险，今天上午的收获却很大：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找到了几件古代的沙伯替雕像^①，几片破碎的陶器片，还有一件小金耳环。贝克什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金耳环是他挖出来的，爸爸说金耳环很贵重。在沙漠烈日的照射下，金耳环在侯赛因的脏兮兮的手里就像一个火环一样闪耀着光芒。

① 一种木乃伊造型的小型人俑。

“孩子，去吃午饭，”侯赛因说，“你已经把午饭钱挣出来了。”可是，他自己还在挖，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埋藏着的宝物。

“好的，爸爸。”贝克什向路虎车后走去，后面紧跟着艾芬迪，这狗也希望弄点儿吃的。贝克什打开车的后备箱，刚想取下保温饭盒，突然路虎车动了，他想也许是手刹没有放好，就快速跑到驾驶室的车门处，想跳进驾驶室去，把车刹住。但是，当他想要抓门把手的时候，却没抓着。片刻间，贝克什就感到脚底下有一阵可怕的震动，好像某个地下的巨人举起了头顶上的岩石。看看脚下，他发现脚下的地面呈波浪形起伏着，蔓延成谷状凹陷。贝克什失去了平衡，摔倒在车上，肘部受了轻伤，紧接着，又来了一次更剧烈的震动，贝克什大声呼喊起来。

贝克什又一次挣扎着爬了起来，努力站稳。当不看地面，眼睛盯着陡坡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站稳了。距离他二十五英里远的地方，有个陡坡，他和爸爸都非常熟悉那里，因为他们经常在那工作。但是，正在他看陡坡的时候，一个完整的崖面倒塌了，在一阵腾起的尘埃、岩石、沙土中，在微微发亮的沙漠中，呈现出一条大大的曲线形陷落。

贝克什猛地坐下来，只是为了避免再一次跌倒。虽然他以前从未经历过地震。可是，他感到，现在大地的这种可怕的移动几乎不可能被错当成任何别的事情。相比之下，他的爸爸似乎对这次地震没怎么感到害怕，反倒更兴奋。他一边尽量地想站稳，却又站不稳，一边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终于，”他大喊着，“终于……”显然，他相信这次地震是对他有利的。

震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横向的推动与几次垂直的颠簸混合在一起——大自然似乎打算挫败侯赛因·侯赛特，他努力地站直了，假装自己走在一艘暴风雨中行驶着的船的甲板上。这让贝克什很吃惊，他以为爸爸疯了昵。

“十年了，”侯赛因在轰隆隆地轰鸣着的大地上大喊着，“这一刻我等了十年了！”

令贝克什惊奇的是，当隆起的岩石发出一声巨响，大地将路虎车抬起差不多高出他头顶六英尺，又将车顶倾翻的时候，他爸爸兴奋而又愉快的

心情一点儿也没有减少的迹象。

“爸爸,停下来!”这孩子大喊着,一把抓住吓得浑身发抖地狂叫着的艾芬迪。“你疯了!求求你,别喊了,要么你会死的!”

其实,侯赛因·侯赛特在晃动的大地上努力想站起来,他的处境一点儿也不比正紧紧靠在地上的儿子和狗危险。但是,这孩子感觉他爸爸的行为几乎有些不敬,似乎大地的幽灵会看到这个男人愉快的心情。很明显,无所畏惧的行为缺乏对大地适当的尊重。这孩子担心,这种不敬会使大地的幽灵把他们三个消灭掉。随后,就像大地突然间开始震动那样,地下的隆隆声逐渐消失了,可怕的地动结束了,沙尘落尽,四周又恢复了灼热的寂静,一切又都安静下来了——除了侯赛因·侯赛特。

“真的太精彩了!”他大声喊着,而且是在大地终于停止运动之后,他才跪下来,还像个疯子一样咧嘴笑着,把手合在一起,好像在祈祷一样。

贝克什转过头去看那台顶棚朝下的路虎车,摇摇头。“看起来我们得走到公路上寻求帮助了,”他说,“我没看出来有什么精彩的。”

“不对,就是精彩。”他的爸爸坚持着,又举起一块比一张激光唱片小不了多少的石头,“看,大地刚一移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数千年来,风和沙一直都是法老珍宝的守卫者。可是,偶尔大地移动,被埋藏的东西可能就出现了。”

对贝克什来说,这块石头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珍宝,事实上,几乎任何人都可能忽略这块光滑的、灰白色的、带有凿过的凹痕的玄武石,侯赛因正举着石头给儿子看,他突然间意识到这是块什么石头了:一块埃及石碑。

“这是块石碑,上面用埃及第十八王朝的象形文字刻着铭文,”孩子的爸爸解释说,“如果这石头正像我想的那样,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把钥匙。这钥匙会帮助我们解开一个隐藏了数千年的秘密。这个结果很可能使今天成为我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像我这样的人一生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我说精彩的原因了,我的儿子,这就是我这么高兴的原因了!”

第一章

给狗改名字



爱德华·冈特夫妇住在纽约东 77 街 7 号,这是一栋七层楼的老城区住宅。他们有两个孩子,约翰和菲莉帕,他们两个是一对十二岁的双胞胎,但他們是最少见的一对双胞胎(这使他们大为满足并感到安慰)。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双胞胎,他们两个长得一点儿也不像。约翰也就比菲莉帕早出生十分钟,他生得又高又瘦,长着一头褐色的直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菲莉帕比约翰的个子矮,长着一头卷曲的红色头发,还戴着一副带角质架的眼镜,这就使她看起来更聪明一些,她喜欢穿粉色的衣服。尽管当人们议论他们长得不像时很烦人,但是他们两个还是为长得完全一样的同卵双胞胎感到惋惜,并且他们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这样他俩便不总是招来人们的议论,甚至以前都不曾有人注意到他们是双胞胎。

然而,说到他们的头脑,那就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了。约翰和菲莉帕通常有非常相似的思想。有时,在学校里,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在完全相同的时刻举手回答;当他们看电视娱乐节目的时候,他们也会齐声回答问题;当他们组成一组玩儿看图猜词的游戏时,别人很难打败他们。

孩子们的爸爸冈特先生是一位投资银行家,换一种说法就是,他非常富有。冈特夫人蕾拉,在纽约社交界十分有名气,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因此,她深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她想做的任何事都会很成功。她举办过很多次晚宴,她的谈吐就像一个水晶枝形吊灯一

样闪耀着激情的火花,她非常富有魅力,也就是说她聪明美丽,而且超群出众。然而,实际上,爱德华·冈特夫妇是一对看似不太可能成为夫妻的夫妇——这种不可能正如他们的孩子看起来不可能是一对双胞胎那样。蕾拉,黑头发,拥有运动员般健美的体型,净高超过六英尺;而她的丈夫,爱德华,穿着他的伯鲁提鞋子时仅仅有五英尺高,留着一头稍长的灰白发,还带着一副有色眼镜。蕾拉进入房间的时候会引人注目;而爱德华进来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幸运的是,他很喜欢这种境遇,因为,他是腼腆、不善社交的那种类型。但是,他非常乐于让他的妻子还有他在 77 街的家受到瞩目。冈特家的房子在纽约上东区,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座会堂,而不是一所住宅,它经常在各种时尚杂志上占据重要位置。房子由一个巨大的锻铁大门防护着,房屋内的所有墙壁都镶嵌着上等的红木。屋内有许多精美的法国画,古式的英国家具,稀有的波斯地毯,还有昂贵的中国花瓶。菲莉帕说,她认为,有时候她的父母对那些家具比对孩子还要上心。可是,她知道,这不是真的,这只是因为她的双胞胎哥哥喜欢告诉爸爸,77 街 7 号更像一座美术馆,而不是一座适合两个十二岁的孩子居住的房子,为了用同样的方式得到效果,她才那么说的。每当冈特先生带着一幅令人乏味的古老的画回来的时候,约翰就这么说,冈特先生会大声笑着告诉儿子,如果 7 号是一座美术馆的话,肯定不会允许有狗的,即使是冈特一家当作家庭宠物养的那两条狗也是不允许养的。

艾伦和尼尔是两条大型罗特韦尔犬,它们是一对非常出众的宠物,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似乎能够明白人对它们说的每一句话。有一次,约翰懒得起来找电视遥控器,就命令艾伦换电视频道,令约翰吃惊的是,艾伦做到了。尼尔和艾伦一样聪明:两条狗都能辨别福克斯儿童台、迪斯尼频道、尼克国际儿童频道,还有 CNN。两条狗经常陪伴着这对双胞胎周游纽约。有这两条狗的陪伴,约翰和菲莉帕在天黑后还敢在中央公园附近溜达,他们可能是城里仅有的拥有这种足够安全感的两个孩子了。但是,这种聪明的狗有这样平凡的名字却使约翰非常恼火。

“罗特韦尔犬最开始是由古罗马人驯养的,”在暑假快开始时的一天早

饭时间,约翰向父母说着,“作为护卫犬驯养的。它们几乎是唯一脖子上戴有政府健康警告标识的家养宠物。除了冥王哈得斯的那条有三个头的狗,那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这两条罗特韦尔犬具备的咬力比其他的犬都要强大。”

“刻耳柏洛斯(希腊神话中守卫冥府的有三个头的狗)……”冈特先生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拿起他的《纽约时报》看了起来。报纸上刊登了开罗地震的消息,在头版就刊登了一幅巨大的引人注目的图片。

“我知道那狗叫作刻耳柏洛斯,爸爸,”约翰说,“反正,鉴于这些,罗特韦尔犬是最受军队和警察喜欢的犬。所以,我觉得把它们叫成艾伦和尼尔有点儿可笑。”

“为什么?”冈特先生问,“我们一直是这么叫它们的。”

“我知道,可是,爸爸,如果让我给这两条罗特韦尔犬起名字的话,我就会给它们起更合适的名字。比方说,我可能会给它们起尼禄和提比略这样的名字,取名于两位罗马皇帝。”

“尼禄和提比略都不是很好的人,宝贝儿。”约翰的妈妈说。

“说得对,”爸爸附和着,“这两个名字一点儿也不适合给狗用。提比略这个名字缺乏亲切感,而且他还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尼禄简直就是个疯子,他谋杀了他的妈妈阿格里皮娜,还杀了他的妻子奥克塔维亚,甚至彻底烧毁了一座城市。Odisse coepi, postquam parricida matris et uxoris, auriga et histrio et incendiarius extitisti。”^①爸爸看着约翰什么也没听懂的样子开心地笑了:“我问你,你要给狗起名字,但举出的都是些什么例子啊?”

约翰咬着嘴唇,他感觉用拉丁文和爸爸争论总是很困难。有这样一类人——比如法官和教皇——说着拉丁语而使别人很难与他们争论。

“好吧,也许可以不用任何罗马皇帝的名字,”约翰认输了,“那么,也可以取别的名字,听起来更像狗的名字,比方说埃尔维斯。”

“假如你没注意到的话,”冈特先生顽固地说,“我们的两条狗都不是什

^① 此处为拉丁语:我开始恨成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一个车夫,一个演员,和一个燃烧的凶手。

么特别的狗,就像你说的那样。罗特韦尔犬,受到执法机构和军队的偏爱。它们不是摆尾巴被人装饰的那种狗。有些家养的狗,只可以让它从邮箱取报纸。而我们养的狗可以在周六早上跑到熟食店,去取回一袋子的百吉饼,而且不会吃一口。哪怕是‘埃尔维斯’也做不到,我可以告诉你。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种小狗能把你送去诊疗吗?会用停车收费码表吗?你懂了吗?我倒想看看那个‘尼禄皇帝’怎么设法给停车收费码表付费。”

“还有,”冈特先生把报纸折起来又接着说,“现在给它们改名字有点儿晚了。它们都是成年狗了。这辈子我们都要一直叫它们艾伦和尼尔。你觉得它们会对某个新名字有反应吗?狗不像某个愚蠢的歌星,或者是电影演员。那些人会习惯拥有一些愚蠢的新名字,像品客、黛朵,或者是斯汀。但是,狗可不一样,它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现在的名字,”冈特先生瞥了一眼他的女儿,“你同意吗,菲莉帕?”

菲莉帕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些名字确实不太像是狗的名字。所以我想这么办:我们给它们解释一下,非常认真地解释,告诉它们都有了新名字,我们看看它们是如何反应的。这么聪明的狗,它们都能分辨出 CNN 和福克斯儿童台,就很可能明白拥有一个新名字这样的事了。”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它们的名字有什么不好。艾伦和尼尔是凯尔特人的名字。艾伦的意思是英俊,尼尔的意思是冠军。两条狗的名字一个是英俊的意思,一个是冠军的意思,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真的看不出。”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宝贝儿,”冈特夫人回答道,“不夸大想象力的话,艾伦称不上英俊,尼尔可从没得过什么冠军。”她笑了笑,好像现在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我们怎么叫它们呢?我必须说,我非常喜欢埃尔维斯这个名字。艾伦是两条狗中比较大的,它的食量也比较大。假如我见过埃尔维斯的话,它一定就是埃尔维斯。”

冈特先生用一种锐利的、质询的目光看了一眼他的妻子,他似乎想极力反对妻子的建议。

“蕾拉,”他轻声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笑。”

“那我们试试把尼尔改成温斯顿,”菲莉帕建议道,“取名自温斯顿·丘

吉尔。它是两条狗中最凶猛的，它的面颊，还有咆哮起来的表情看着就像温斯顿·丘吉尔。”

“它还喜欢雪茄，”约翰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在这房子里吸雪茄，尼尔都会跑进来嗅空气里的烟味，好像它很喜欢。”

“没错，”菲莉帕说，“它确实喜欢，不是吗？”

“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谁来告诉它们？”约翰问。

“那就得你了，妈妈，”菲莉帕说，“它们总是听你的。所有人都听你的，甚至连爸爸也听你的。”

这是真的：艾伦和尼尔总是毫不犹豫地服从冈特夫人的命令。

“我还是不同意。”冈特先生坚持说。

“那么好吧，咱们举手表决，”约翰说，“赞成给狗狗们起新名字的请举手。”三只手一起举起来了，冈特先生叹口气认输了：“那就开始吧。但是，我打赌，艾伦和尼尔不会接受的。”

“我们倒要看看，”冈特夫人说，“我说，亲爱的，以前我们应该想到这些的，孩子们是完全正确的。”她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出一声尖利的口哨，任何牛仔都会嫉妒这声音的。几秒钟后，两条狗来到厨房，出现在冈特夫人的面前，好像在等待着她下命令一样。

“好好听着，小伙子们，”她说，“现在已经决定了，你们将拥有符合狗的风格的新名字了。”

尼尔看看艾伦，低低地叫了一声。艾伦只是夸张地打了个大哈欠，坐了下来。

“关于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些什么，”冈特夫人接着说，“尼尔，以后你就叫温斯顿，而艾伦呢，你就叫埃尔维斯。你们明白了吗？”两条狗都默不作声，因此，冈特夫人又重复了一遍，这次，两条狗都大声地叫了起来。

“真棒！”约翰说。

“我会一直叫它们过去的名字的，”冈特先生说，“狗狗们也许会习惯新名字。可是，我肯定不会。”

“温斯顿躺下。”冈特夫人说，以前叫作尼尔的狗就躺在了厨房的地

板上。

“埃尔维斯站起来。”以前叫作艾伦的狗就站了起来。

“棒极了，”约翰说，“谁说不能教老狗新把戏？”

“这两条狗应该上电视。”菲莉帕说。

冈特先生把报纸扔到一边，从厨房里那张巨大的樱桃木餐桌旁站了起来。“想都别想。”他说着走了，看起来有点儿像被他的家人激怒了。

过了些日子，这对双胞胎就去上学了，和往常一样，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约翰和菲莉帕学习不错，除了数学，其他学科基本上都在班级名列前茅，在体育方面尤其优秀，即使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非常健康——比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要健康，学校里很多学生都很懒惰并且超重。这对双胞胎如此健康，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幽闭恐惧症患者，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喜欢待在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尤其不喜欢乘电梯，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可以想象，不得不乘电梯对他们来说可是个问题。当大多数人选择乘坐电梯的时候，约翰和菲莉帕都会走楼梯，有时候，他们会爬上五六十层楼才到达目的地。这样爬楼梯使双胞胎的身体像跳蚤一样健康。事实上，跳蚤还得在某个健身房进行训练，身体才会和约翰、菲莉帕一样健康呢。但是，约翰和菲莉帕的身体就是再好，他们爬楼的速度也没有电梯快呀，结果，大家都知道，他们总是迟到。要不是爱德华和蕾拉非常了解他们的孩子们，总迟到会使爸爸妈妈非常生气的。

第二章

看牙医



大多数孩子都盼望夏季学期结束,开始假期生活。可是,对于这对双胞胎来说,暑假的第一天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和恐怖有关。他们非常讨厌这一天,因为冈特夫人总是选择这一天,带着菲莉帕和约翰去看牙医。

约翰和菲莉帕的牙齿非常好,就像薄荷糖一样白,像停靠着的一排小汽车那样平整。他们的牙齿甚至都没有出现过牙洞,从来也不用填充。其实,他们一点儿也不用紧张。然而,他们总是有那种感觉,就是有一天莱尔先生会找到需要做的事情,然后放在他的桌子上的那些像是刑具的东西,比如闪着光泽的钻头、针、凿子,还有探针等等,突然间就会给你带来痛苦的经历。

这对双胞胎看了很多电影,他们了解,一旦牙医真正开始工作,而不仅仅是那些他们已经熟悉的例行检查的话,疼痛可能就要开始了。这就解释了一大早约翰为何“牙痛”,今早他们已经约好去见莱尔先生。早晨,约翰从一个非常逼真的梦境中醒来,梦里他经历了一次令人非常痛苦的牙痛:那是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牙痛,能使一个高大的成年人自怜地呜咽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让一头极其凶猛的灰熊成为一个足够勇敢的孩子的朋友,正是兽类牙医的角色。那种牙痛,在约翰的梦境中以拔掉他所有的牙齿而告终。约翰气喘吁吁地出了一身冷汗,吓得浑身发抖,捂着脸从床上掉下来,这才意识到牙痛只是一场噩梦。但是,这梦还有更奇怪的地方。在约翰还睡着的时候,他床边上的镜子裂了,不只是那面镜子,他的床头板

也裂了,裂缝从镜子一直延伸到床头板。或者,也许是反过来的,裂缝是从床头板裂向了镜子,甚至在他刚刚枕着的枕头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烧焦的痕迹。所以,很可能是他梦里发生的疼痛产生了某种力量,把他房间里的东西弄成这样了。

至少,那是约翰首先想到的原因。

“你干什么呢?”菲莉帕在门口看着那些家具上的裂缝问,“晚上感觉饿了,啃墙上的东西了?”

“你看我像只仓鼠吗?”约翰不耐烦地说。他几乎不敢告诉妹妹他刚才对墙上出现的奇怪裂缝所产生的猜想,因为他害怕妹妹会笑话他。

“不像,”菲莉帕说,“但是,你有时候闻起来确实像。”她走向镜子,用手指仔细地沿着那裂缝摸着。“如果你不那么了解,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次微地震产生的结果。在上一次,就是1983年纽约发生的地震的震级是5.1级。”

“你好像知道很多有关地震的事啊!”约翰佩服地说。

“几周前我看了一部关于地震的电视片,”菲莉帕说着,皱起了眉头,“真奇怪。”

“切,当然奇怪了。”约翰说。可是这时菲莉帕已经离开了房间,妹妹离开的几分钟里他还在想她说的话,这时,菲莉帕又拿着一份《纽约时报》出现了。“好好看看吧。”她喊着,就把报纸扔给了约翰。

“昨天的报纸?那又怎样?”

“埃及地震了。”

“那跟镜子上的裂缝有什么关系?”

“好好看着。”菲莉帕说着,又把报纸拿回去,她把报纸贴在镜子上。报纸头版上的那张图片,是一张位于开罗的世界著名的埃及博物馆的图片,那图片上的裂缝,形状刚好接近约翰墙上的镜子上的那条裂缝。约翰惊得合不上嘴了:那两条弯弯曲曲的、明显不规则的裂缝,它们的走势竟完全一样。

“哇,”约翰吸了口气,“真是太酷了。”

菲莉帕又皱了一下眉：“你故意这么做，想吓死我呀。”

“我没有啊，”约翰说，“真的，我醒来的时候，那里就有，我发誓。”

“那是怎么回事？”

“这听起来很蠢，可是，我梦见我的牙痛得厉害。奇怪的是，这裂缝似乎就是从我贴在枕头上的脸开始的。”菲莉帕没有嘲笑约翰，而是查看那个枕头。“那我怎么没做这种梦呢？”她问，“我是说，我们总是知道对方的梦，对吧？”

“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约翰说，“最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因为我比你还要怕牙医吧。”

菲莉帕点点头：这是真的。“可是，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你墙上的裂缝和埃及博物馆墙上的裂缝那么相似呀。”

他们一直在讨论墙上的裂缝。几小时之后，他们爬上二十四层楼，来到了在第三大街上的莫里斯·莱尔医生的牙科诊所。

这一对双胞胎看见了他们的妈妈，她已经乘坐电梯上来了。在候诊室里，莱尔先生和她谈论的不是关于牙的事情，而是在谈论网球，冈特夫人和莱尔先生都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莱尔先生向孩子们眨眨眼。“我真不是她的对手。”他正描述他俩上一次参加的比赛。“她没费什么劲就把我彻底打败了。你们的妈妈本来应该是个职业选手的。那些以打网球谋生的女人们都希望能像你们的妈妈那样发球。那球发得真漂亮，知道吗？实际上，那种发球极为少见。你们见过几个女子网球冠军，那种看起来能够参加男子锦标赛的女子网球冠军？但你们的妈妈不一样，你们应为她感到自豪。”

这对双胞胎礼貌地点着头。他们习惯听到人们因为妈妈擅长这事、擅长那事而把妈妈捧上天。习惯于某事和魅力一样很难来界定，这对双胞胎有时认为，妈妈对于人们来说似乎具有一种奇特的，甚至是神秘的力量，就像是生活给了她一点点额外的东西，以至于关于她的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好一点点。美发师称赞她的头发乌黑漂亮，说她应该去给洗发香波拍广告；服装设计师夸奖她的身材完美，说她应该做模特；美容师称赞她的皮肤滑